

元遺山先生全集

上函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

碑銘表誌碣

元遺山先生集卷第二十一

讀書山房刻本

元張德輝頤齋類次

碑銘表誌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撰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興定元光閒於州縣爲良民吏於臺閣爲材大夫朝譽藹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來往以閉戶讀書爲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爲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

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汨
沒簿尉間不得灑埽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
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
筆於子幸爲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
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閒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
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爲盛宜矣百年以來東
平劉莘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
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
公參政高公奉高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岷陽內翰閻
公敦龐耆艾海內取以爲法其餘經明行脩由晦道商公

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懷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己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汝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君三歲喪父母程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爲尙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

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
凡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
屈君諦審知其冤卽縱遣之不數月諸黥卒以贓敗郡人
以爲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
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贐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
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爲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
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
部員外郎兼脩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
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
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

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卽昉也今爲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尙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附於汶上由卹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尙多可稱弗著著不爲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爲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沈潛而剛耆艾而敦龐可以爲公卿大臣訓於四

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藹然粹溫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
糧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逢也耶茫乎及夜舟之藏其
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
忘在君爲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鷄
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爲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
州遂爲東勝人曾大父獲慶大父總質直尙氣節鄉人有
訟多就決之至於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
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稱之後用

君貴封大中大夫雷內翰淵述世德之舊備矣大中子八
人長曰鼎孝弟仁讓閨門肅睦有古君子之風以六赴廷
試賜第調濮州司候次曰雷由武弁起身官懷遠大將軍
君其第三子也資嚴毅雖所親不敢以非禮犯之幼日夢
人呼爲御史故每以諫輔自期章宗明昌二年經童出身
補將仕佐郎泰和中年及注授臨洮府司獄忻州司候判
官以廉幹爲西京招討司奏辟提控沿邊營城糧草尋擢
王剛勝詞賦進士乙科換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爲尙
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
滿例爲廣盈倉監支納官興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

畱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豫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旣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糧徐邳君爲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果集雖乏軍興吾不辭也使去君力畢農種糧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爲急朝廷不罪也旣受代大司農奏課爲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爲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蒞職慨然有埋輪之志卽劾奏平章政事

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
顧乃專恃權勢滅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
隸侵漁細民名爲和市其實脇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
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
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內府銀
使償物直敕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爲
斂手東方頻歲饑饉盜賊蠡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
兼戶部員外郎運京師糧八萬石振徐邳君經畫饒道十
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斂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
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畱滯輦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

踵來凡所以爲貸爲糴爲振贍忖度肥瘠無一失其當州民請於京東帥府願畱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爲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爲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頗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爲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爲畱難已而璋伏誣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愠聚書淡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

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定安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溫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大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爲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萬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以無愧天下矣尙何恨耶乃爲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媼媼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難

孰絞訐而上劓橫潰我障剛瘳我訶鍊心成補天之石奮
筆爲郤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容者之
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之名永世
不磨

商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
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
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爲相道真以尙
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卽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
宏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卽命驛召之落

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陳繼遷鄆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於曹遂占籍焉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爲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交簿以廉能換鄆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饑民無所於糴公白之行臺得開倉振貸賴以全活者甚眾

縣民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尙書省令史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遙領昌武軍同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充左右司員外郎密院表畱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畱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充泰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閒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北軍遇相

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爲北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孝人也姑畱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愠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救世之學自名高者闕略而無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錄錄人所不能措手率優爲之苟可以利

物則死生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任期之至今評者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世所惜也孤子挺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爲厚敢述梗槩而爲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爲憂黃琮禮天帝所休毀之櫝中孰汝讐海內茂異君上流坐之廟堂眾職脩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諱我則求衣冠李衛汙褐裘氣息奄奄藏鬼幽禽息鳥視天爲囚枯龜千年一蜉蝣昇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俟豆籩奔走物潔羞魂兮歸居安此